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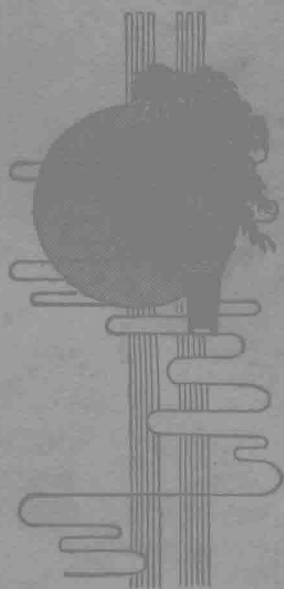
徐霞客遊記

下

遊記叢  
書之一

徐霞客遊記

下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新式標點 徐霞客遊記續編目次

書牘

|                |         |   |
|----------------|---------|---|
| 寄徐霞客書          | 文震孟(洪持) | 一 |
| 獄中答霞客書         | 黃道周(石齋) | 一 |
| 道莫霞客寓長君書(壬午四月) | 黃道周     | 二 |
| 囑徐仲昭刻遊記書       |         | 二 |
| 囑毛子晉刻遊記書       |         | 三 |
| 徐霞客墓誌銘         | 陳函輝(木叔) | 三 |
| 徐霞客傳           | 錢齋牧     | 八 |
| 李介立先生小傳(附)     |         | 一 |
| 諸本異同考略         | 陳泓(龍靜)  | 一 |

詩

|                |  |    |
|----------------|--|----|
| 題小香山梅花堂詩五首(有序) |  | 一一 |
| 游桃花澗(有序)       |  | 二三 |
| 賦得孤雲獨往還(五首)    |  | 二三 |

哭靜開禪侶（六首有引）

二四

靜開事略附

鷄山十景（十七首）

二五

題贈

七言古一首贈徐霞客

黃道周（石齋） 二八

和徐振之先生孤雲獨往還原韻五首

黃道周 三〇

分韻十六韻（有引）

黃道周 三〇

七言絕句十首（有引）

黃道周 三二

五言古風四首（有跋）

黃道周 三三

輓徐霞客（二首失一首）

黃道周 三五

大遊篇贈霞客徐先生

唐泰（大來） 三五

留先生小坐

唐泰 三六

先生以詩見貽賦贈

唐泰 三六

與先生月下寫懷

唐泰 三六

問先生粵中山水作

唐泰 三六

汗漫歌

唐泰 三六

送先生游滇外山川

唐泰 三七

與先生夜酌.....唐 泰.....三七

天游曲.....唐 泰.....三七

賦得笑他區區五嶽圖.....三七

贈先生.....三八

送先生別雞山.....三八

自述呈先生.....三八

贈先生.....三八

答先生.....三八

賦贈徐霞客.....三九

懷徐霞客先生.....三九

聶先生(五經五首).....三九

東先生.....三九

別先生.....四〇

秋圃晨機賦(并序).....夏樹芳(茂卿).....四〇

秋圃晨機圖記.....張大復(元春).....四一

徐氏三可傳.....王思任(季重).....四二

聶志銘.....吳國華.....四三

## 舊序

|    |    |
|----|----|
| 史序 | 五五 |
| 奚序 | 五六 |
| 跋  | 五八 |

新式  
標點

# 徐霞客遊記 卷下

## 滇遊日記 (一)

季會明曰：乙酉七月，余宗人季楊之避難於舅氏徐虞卿處，顧余於館，見霞客遊記，攜「滇遊」一冊去。不兩日，虞卿爲盜所殺，火其廬，記付祖龍，是書遭其殘缺，亦劫數也。今全集惟義興曹駿甫有之。初，駿甫亦好遊，慕霞客之高，聞其死，詣弔，兼求遺書校錄，子依以原稿付去，逾一年而還。今其全集必存，訪而得之，甚易也。又詩稿一冊，仲昭付梓人陳仲鄰，仲鄰遇難，稿亦散失。然其詩另爲一冊，與記不相屬，缺之猶可。記缺其一，便非完璧，當急求之。

陳體靜曰：余嘗考介翁於宜興史氏，購得曹氏底本。而此冊中，亦僅載游太華顏洞數小記而已。其間自五月初九至八月初六，凡八十七日日記，仍不可得。豈駿甫所錄，先已非全文耶？文章缺陷，信乎有數存焉。爲之浩歎。

徐鎮按：「滇一」日記，已爲盛簡介翁裒殘補治，定知非輯綴假合也。或者一并汰之，直將太華數節，別作記外贅筆，而「滇一」則仍闕如，豈復成令丙耶？茲從陳本編正。

## 遊太華山記

出省城，西南二里，下舟，兩岸平疇夾水。十里，田盡，萑葦滿澤，舟行深綠間，不復知爲滇池巨流，是爲草海。草間舟道甚狹，遙望西山繞臂東出，削崖排空，則羅漢寺也。又西十五里，抵高曉，乃捨舟登陸。高曉者，西山中逕處也。

南北山皆環而東出，中獨西遜，水亦西逼之，有數百家倚山臨水，爲迤西大道。北上有傳園，園西上五里，爲碧雞關，卽大道達安寧州者。由高曉南上爲楊太史祠，祠南至華亭太華，盡於羅漢，卽碧雞山南突爲重崖者。蓋碧雞山自西北亘東南，進耳諸峯由西南亘東北，兩山相接，卽西山中遜處，故大道從之。上置關，高曉實當水埠焉。余南一里，飯太史祠，又南過一邨，乃西南上山，共三里，山半得華亭寺，寺東向，後倚危峯，草海臨其前。由寺南側門出，循寺南西上，南隄支隴入腋，共二里，東南升嶺。嶺界華亭太華兩寺中而東突者，南隄嶺，西折入腋，湊間上爲危峯，下盤深谷，太華則高峙谷東，與行處平對，然路必窮極西腋，後乃東轉出，腋中懸流兩派，墜石窟幽峭險仄，不行此徑不見也。轉峽，又東盤山嘴，共一里，俯瞰一寺在下壑，乃太平寺也。又南一里，抵太華寺，寺亦東向，殿前夾壩皆山茶，南一株尤巨異。前廊南穿廡入閣，東向瞰海，然此處所望猶止及草海，若潑潑浩蕩，觀當更在羅漢寺南也。遂出南側門稍南下，循塢西入，又東轉一里半，南隄嶺。嶺自西峯最高處東垂下，有大道直上，爲登頂道。截之東南下，復南轉，遇石峯嶙峋南擁，輒從其北，東向墜土坑下，共一里，又西行石叢中，一里，復上臨崖端，盤崖而南，見南崖上下如蜂房燕窩，纍纍欲墮者，皆羅漢寺南北菴也。披石隙稍下一里，抵北菴，已出文殊巖上，始得正道。由此南下，爲羅漢寺正殿，由此南上，爲朝天橋，橋架斷崖間，上下皆嵌崖，此復壑崖中墜。橋度而南，卽爲靈官殿，殿門北向臨橋。由殿東側門下，攀崖蹣跚，愈上愈奇，而樓（供純陽）而殿（供元帝）而閣（供玉皇）而宮（名抱一）皆東向臨海，嵌懸崖間，每上數十丈，得斗大平崖，輒杙空架隙成之，故諸殿俱不巨，而點雲綴石，互爲披映，至此始擴然全收水海之勝。南崖有亭前突，北崖橫倚樓，樓前高柏一株，浮空漾翠，並樓而坐，如倚危檣上，不復知有崖石下藉也。抱一宮南削崖上，杙木棧，穿石穴，棧懸崖樹穴，透崖隙，皆極險峭。度隙，有小樓粘石端，寢龕炊灶皆具。北菴景至此而極，返下朝天橋，謁羅漢正殿，殿後崖高百仞，崖南轉折間，泉一方，淳崖麓，乃朝天橋，迸縫而下者，曰勺冷泉。南隄泉，卽東南折，其上崖更崇列，中止潑坪，一縷若腰帶，下悉墮，崩崖直



插海底。坪間梵宇仙宮——雷神廟，三佛殿，壽佛殿，闔帝殿，張仙祠，真武宮——次第連綴。真武宮之上，崖愈傑，棘昔梁王避暑於此，又名避暑臺，爲南麓盡處，上卽穴石小樓也。更南，則麓盡而崖不盡，穹壁覆雲，重崖拓而更合。南絕壁下，有猗蘭閣址。還至正殿，東向出山門，凡八折，下二里，抵山麓。有邨氓數十家，俱網罟爲業。邨南卽龍王堂，前臨海水，由其後南循南崖麓，邨盡波連，崖勢愈出，上已過猗蘭舊址，南壁愈拓削，一去五里，黃石痕掛壁下。土人名爲掛榜山。再南，則崖迴嘴突，巨石壘空，嵌水折成壘，南復分接屏壁，雄峭不若前，而兀突離奇，又開異境。三里，下瞰海涯，舟出沒石隙中，有結茅南涯側者，亟懸仄徑下，得金線泉。泉自西山透腹出，外分三門，大僅如盎，中崆峒，悉巨石欹側，不可入。水由盎門出，分注海。海中細魚溯流入洞，是名「金線魚」。魚大不踰四寸，中腴脂，首尾金一縷如線，爲滇池珍味。泉北半里有大石洞，洞門東瞰大海，卽在大道下，崖傾莫可墜，必迂其南，始得透迤入，卽前所望石中小舟出沒處也。門內石質玲透，裂隙森柱，俱當明處。南入數丈，輒暗，覓炬更南，洞愈崇拓，共一里，始轉而分東西向，東上三丈止，西入窈窕莫極，懼火炬不給，乃出。上山返抱一宮，問山頂黑龍池道，須北向太華中乃南轉。然池實在山南金線泉絕頂，以此地崖崇石峻，非攀援可至耳。余輒從危崖歷隙上，壁雖峭，石縫多稜，懸躍無不如意。壁紋瓊葩瑤瑤，壑千容萬變，皆目所未收。素習者惟牡丹、枝葉離披，布滿石隙，爲此地絕造。乃結子垂垂，外綠中紅，又余地所未見。士人以高遠莫知探鑿，第曰山間野藥，不辨何物也。攀躋里餘，遂躡巔，則石萼鱗鱗，若出水青蓮，平散竟地。峯端踐側鏜而南，惟西南一峯最高。行峯頂四里，凌其上，爲碧雞絕頂。頂南石萼駢叢，南墜又起一突兀峯，高少遜之，乃南盡海口山也。絕頂東下二里，已臨金線泉之上。乃於聳崖間觀黑龍池而下。

## 滇山花水記

滇中花木皆奇，而山茶山鵲爲最。山茶花大逾碗，攢合成球，有分心卷邊，軟枝者爲第一。省城推重者，城外大華寺。城中張石夫所居朵紅樓，樓前一株挺立三丈餘，一株盤垂幾及半畝，垂者叢枝密幹，下覆及地。所謂柔枝也，又爲分心大紅，遂爲滇城冠。山鵲一花具五色，花大如山茶，聞一路迤西，莫盛於大理永昌境。花紅形與吾地同，但家食時，疑色不稱名，至此則花紅之實，紅豔果不減花也。

### 遊顏洞記

臨安府顏洞凡三，爲典史顏姓者所開，名最著。余一至滇省，每飯未嘗忘鉅鹿也。遂由省中南過通海縣，遊縣南之秀山。上一里半，爲瀾穹宮。宮前巨山茶二株，曰紅雲殿。宮建自萬歷初，距今纔六十年，山茶樹遂冠南土。又南抵臨安府城南臨瀘江。此江西自石屏州異龍湖來，東北穿出顏洞，而合郡衆水，亦以此洞爲洩水穴也。於是覓一導遊者於城東接待寺。顏洞大道，當循城而南，渡瀘江橋，導者從寺前隔江東北小路行，遂不得渡瀘江。東觀三溪會合處。由寺北循塘岸東行，塘東皆紅蓮覆池，密不見水。東北十五里，渡賽公橋，水自西北來，東南入瀘。又五里，上山爲金雞嶺。嶺南瀘江會諸水，由此東入峽，峽甚逼，水傾其中，東抵洞口，尙里餘。望洞頂石崖雙劈，如門對峙，洞正透其下，重岡夾之，不可得見。求土人導入，皆曰：『水漲流急，此非遊時。若兩月前水涸，可不橋而入。今卽有橋，亦不能進，况無橋耶？』橋非一處，每中洞水深處，懸架木以渡。往例按君來遊，架橋費且百金。他費亦百金，土人苦之，乘普僧兵變，託言洞東卽阿迷境，叛人嘗出沒此，遂絕官長遊洞者。余必欲一至洞門，土人曰：『須渡江南岸，隨峽入，所謂瀘江橋大道也。』始悔爲導者誤。乃捨水洞，覓南明萬象二陸洞。從哨東下坡，復上山，壘頂，東瞰峽江環峽東入，洞門卽在東峽下。余所登山處，正與其上雙崖平對，門猶爲曲掩，但見峭崖西向，湧水東傾，搗穴吞流之勢，已無隱形矣。東北三里，踰嶺脊下山。二里，則極東石壁迴聳，如環半城，下開洞門北向，余望

之有異，從之直下一里，抵峽中。又一里半，抵東壁下，稍南下，洞門廓然，上大書「雲津洞」，蓋水洞中門也。遊顏洞以雲津爲奇，從前門架橋入，出後門約四五里，暗中傍水行，中忽開門延景，其上又絕壁迴環，故自奇絕。余不能入其前洞，而得之重嶸絕巘間，且但知萬象南明，不復知有雲津也。誠出余意外。遂瞰洞而下，洞底水從西南穴中來，盤門內而東，復入東南穴去。余下臨水涓，徑之水闊三丈，洞高五六丈，而東西當門透明處，徑可二十丈，但水所出入，直逼外壁，故非橋莫能行。出水西穴，漸暗不可遠窺。東爲水入穴處，稍旁拓，隔水眺之，中垂列乳柱，繽紛窈窕。復上出洞外，上眺東南北三面，俱環壁無可上。仍西出舊道，北上山，東一里，踰嶺已陟東壁迴環上。嶺塢中東向一里，其地南北各起層峯，石崖時突，萬象洞卽在北崖上，乃導者妄謂在南崖下。直下者一里，抵南崖。一洞東向，高四丈，水從中湧出，兩崖角起，前對爲峽，水出洞破峽，勢極雄壯，蓋水洞後門也。又東二里，抵老鼠洞，執途人問之，萬象洞在西北嶺上，卽前所從下山處。洞甚深，歷降而下，底與水洞通。余欲更至洞門，晚色已合，去宿館尙十里，念此三洞，慕之數十年，趨走萬里，乃至而叛彝阻之，陽侯隔之，太陽促之，導人又誤之，生平遊履，斯爲最陋矣！

## 隨筆二則

黔國公沐昌祚卒，子啓元嗣爵。邑諸生往祭其父，中門啓，一生翹首內望，門吏杖箠之。多士怒，亦董其人，反爲衆桀奴所傷，遂愬於直指金公。公諱臧，將逮諸奴，奴聳啓元先疏誣多士。事下御史，金逮奴如故。啓元益憤，徵兵祭纛，環直指門，發巨炮，恐之，金不爲動。沐遂掠多士數十人，毒痛之，囊其首於木。金戒多士毋與爭，急疏聞。下黔督張鳴鶴勘。張奏以實。時魏檔專政，下調停旨，而啓元愈猖狂不可制。母宋夫人懼斬世緒，泣三日，以毒進，啓元隕，事乃解。宋夫人疏請孫穉未勝爵服，乞權署名，俟長賜襲。會今上登極，憐之，輒賜勅實授，卽今嗣公。

沐天波時僅歲一周支也。

普名勝者阿迷州土寇也。祖者輅父子爲亂三鄉維摩間。萬歷四十二年，廣西郡守蕭以裕調寧州祿土司兵合剿，一鼓破之。輅父子俱就戮，始復維摩州。開三鄉縣。時名勝走阿迷，寧州祿洪欲除之，臨安守梁貴夢郡紳王中丞撫民畏甯州強，留普樹之敵，曲庇名勝。初猶屯阿迷境，後十餘年，兵頓強，殘破諸土司，遂駐州城，盡奪州守權。崇禎四年，撫臣王伉憂之，裹毡笠，同二騎潛至州，悉得其叛狀，疏請剿，上命川貴四省合剿之。石屏龍土司兵先薄漾田，爲所殲。三月初八日，王中丞親駐臨安，布政周世昌統十三參將，將本省兵萬七千人，逼沈家墳，賊命黎亞選扼之，不得進，相持者二月。五月初二日，亞選自營中潛往爲名勝壽，醉返營，一童子洩其事於龍，龍與王土司夜劫之，遂斬黎。進薄州城，環圍四月，卒不下。時州人廖大亨任職方郎，賊特爲奧援，潛使使入京縱反間，謂普實不叛。王撫起覺微功，百姓悉糜爛。于是部郎疏論普地不百里，兵不千人，卽叛，可傳檄定，何騷動大兵爲而王宮諭錫衰，楊庶常繩武各上疏言宜剿。事下樞部議。先是，王撫疏名勝包藏禍心已久，前有司養疽莫發，致成難圖。蔓草上因切責前撫按，而前撫閱洪學，已擢冢宰，懼勿能自解，卽以飛語慫恿大司馬。大司馬已先入部，卽言，遂謂名勝地不當一縣，撫按比周，張大其事勢，又延引日月，徒虛糜縣官餉。疏上，嚴旨逮伉，及按臣趙世龍。十月十五，撫按俱臨安就逮。十二月十八，周世昌中銃死，十三參將悉戰沒。五年正月朔，賊悉兵攻臨安，許郡括萬金犒之，受金攻愈急。迨十六，城垂破，賊忽退師，以何天衢襲其穴也。天衢，江右人，居名勝十三頭目之一，見名勝有異志，心不安，妻陳氏力勸歸中朝。天衢因乞降，當道以三鄉城處之。今遂得其解圍力。後普屢以兵攻三鄉，各相拒，無所勝，乃退兵，先修祖父怨於寧州。方攻寧時，洪已奉調中原，其母集衆目人犒五金，京青布二，各守要害，賊不得入。後洪返，謂所予太重，責之金，諸族目悉解體。賊謀知乘之入，洪走避撫仙湖孤山，州爲殘破。歲餘，洪復故土，鬱鬱死。賊次攻石屏州，及沙土司等十三長官悉服屬之。志欲克維摩州，南魯白城，卽大舉。魯白城在廣

南西南七日程，臨安東南九日程，與交趾界，城天險，爲白蠡所踞。名勝常曰：『進圖中原，退守魯白，吾無憂矣。』攻之三年，不能克。七年九月，忽病死。子福遠，方九歲，妻萬氏，多權略，威行遠近，當事者姑以撫了局，釀禍至今。自臨安以東，廣西以南，不復知有明官矣。至今臨安不敢一字指斥，旅人詢及者，輒掩口相戒。府州文移，不過虛文。予過安莊，見爲水西殘破者，各有同仇志，不惜爲致命，而此方人人沒齒無怨言，不意一婦人威略乃爾。南包沙土司，抵蒙自縣，北包彌勒州，抵廣西府，東包維摩州，抵三鄉縣，西抵臨安府，皆其橫壓之區。東惟三鄉，何天衢、西惟龍鵬，龍在田，猶與抗門，餘皆聞風懼伏。有司爲之籠絡，仕紳受其羈勒者，十八九。王伉以啓釁被逮，後人苟遲留，策其後效，臨敵易帥，且不可，遽就軍中逮之，亦太甚矣。嗟乎！朝廷於東西用兵，事事如此，不獨西南彝也。戊寅八月初七日，余作書投署府何別駕，求廣西府志。是日，其誕辰，不出堂，書不得達。入堂，閱其四境圖，見盤江自其南界西半入境，東北從東界之北而去，不標地名，無從知其何界也。

初八日 何收書欲相見，以雨不往。

初九日 余令顧僕辭，何不見，促其志，彼言即送至，而終不來。是日，復大雨不止。

初十日 何言覓志無印就者，已復命殺青矣。是日，午霽，始見黃菊大開。（菊惟黃色，不大。又有西番菊。）

廣西府 西界大山，高列如屏，直互南去，曰草子山。西界即大麻子嶺，從大龜來者。東界峻逼，而西界層疊，北有一石山，森羅於中，連絡兩界，曰發果山。東支南下者，結爲郡治，西支橫屬西界者，有水從穴湧出，甚巨，是爲瀘源，經西門大橋而爲矣。邦池之源者也。（通海從穴湧出，此海亦從穴湧出，然此海南山復橫截，仍入大守塘山穴中，尤爲異也。廣福僧言此水入穴，即從竹園邨北龍潭出，未知果否。恐龍潭自是錫岡北塢水，此未必合出也。矣。邦池，俗名海子。又曰龍甸。——此瀘江，非廣中瀘江也。瀘江在南，而此水亦竊其名，

不知何故。矣。邦池之南，復有遠山東西橫屬，則此中亦一南北中窪之坑。而水則去來皆透於穴矣。此郡山之最遠者也。

發果山 圓若貫珠，橫列郡後。東下一支，曰奇鶴峯，則學宮所托；西下一支，曰鐵龍峯，則萬壽寺所倚；而郡城當其中環處。城之東北，亦有一小石峯在其中，曰秀山，上多突石，前可瞰湖，後可攬翠。城南瀕湖，復突三峯，東即廣福，曰靈龜山，中峯最小，曰文筆峯，建塔於上；而西峯橫若翠焉——即名翠屏——此郡山之近者也。秀山前有伏波將軍廟，後殿爲伏波像，前殿爲郡守張繼孟祠（張扶風人，以甲科守此。王申爲普會困，城岌岌矣，張奮不顧身，固保城陞，普莫能破，城得僅存。先是，張夢馬伏波示以方略，後遂退賊。二月終，親蒞息宰河招撫焉。州人服其膽略，賊稱爲捨命王云。）

新寺（即萬壽寺） 當發果西垂之南。其後山石嶙峋，爲滇中所無。其寺南向，後倚峭峯，前臨遙海，亦此中勝處。前有玉皇閣，東爲城隍廟，俱在城外。

瀘源洞 在城西北四里。新寺後山西盡，環塢而北，其中亂峯雜沓，綴以小石岫，皆削瓣駢枝，標青點翠，北環西轉，而瀘源之水，湧於下穴。瀘源之洞，關於層崖，有三洞焉。上洞東南向，前有亭；下洞南向，在上洞西五十步，皆在前山之南崖。後洞在山之北岡，其上如智井，從井北墜穴而下，二十步，底界而成脊，一穴東北而小，一穴東南下而廊，此三洞之分向也。其中所入皆甚深，秉炬穿隘，屢起屢伏，乳柱紛錯，不可窮詰焉。

十一日 大霧。上午，出西門，過城隍廟，玉皇閣前。西一里，轉新寺西峯之嘴而北。又北一里，見西壑漲水盈，而上洞在其西北矣。由歧路一里，抵山下，歷級遊上洞，望洞西有寺殿兩重，入憩而淪水爲餐。余因由寺西觀水洞，還寺中索炬，始知爲洞有三，洞皆須火深入。下午，強索得炬，而火爲顧僕所滅，遍覓不可得。遙望一邨，在隔水之南，漲莫能達，遂不得爲深入計。聊一趨後洞之內，披其外局，還入下洞之底，探其中門而已。仍從舊路歸，北入

新寺抵暮而返。

十二日 早促何君志，猶曰卽送至，坐寓待之，擬一至卽行；已而竟日復不可得。晚謂顧僕曰：『志現裝釘，俟釘成帙，卽來候也。』

余初以爲廣西郡人，必悉盤江所出，遍徵之，終無諳者。其不知者，反謂西轉彌勒，旣屬顛倒；其知者，第謂東北注羅平，經黃草壩下，卽莫解所從矣。間有謂東南南下廣南，出田州，亦似揣摩之言，靡有確據也。此地至黃草壩，又東北四五日程，余欲從之，以此中淹留日久，迤西之行不可遲，姑留爲歸途之便。

廣西府鸚鵡最多，皆三鄉縣所出，然止翠毛丹喙，無五色之異。

三鄉縣，乃甲寅蕭守所城。

維摩州 州有流官，祇居郡城，不往州治，二處皆藉何天衢守之，以與普拒。

廣福寺 在郡城東二里，吉雙鄉在矣邦池之東南，與之對。而彌勒州在郡西九十里。一統志乃注寺在彌勒東九十里，鄉爲彌勒屬，何耶？豈當時郡無附郭，三州各抵其前爲界，故以屬之彌勒耶？然今大麻子哨西何以又有分界之址也？

十三日 中夜聞雷聲，達旦而雨。初余欲行屢矣，而日復一日，待之若河清焉！

自省至臨安，皆南行。自臨安抵石屏州，皆西北。自臨安抵阿迷，皆東北。自阿迷抵彌勒，皆北行。自彌勒抵廣西府，皆東北。

十四日 再令顧僕往促志，余束裝寓中以待。乍雨乍霽，上午得回音，仍欲留至明晨云。乃攜行李出西門，入玉皇閣，閣頗宏麗，中乃銅像，而兩廡塑羣仙像，極有生氣，正殿四壁畫亦精工。遂過萬壽寺，停行李於其右廡。飯後登寺左鐵龍峯之脊，石骨稜稜，皆龍鱗象角也。（志又稱爲天馬峯，以其形似也。）旣下，還寺中，見右廡之北，

有停柩焉。詢之，乃吾鄉徽郡游公柩也。游諱大勳，任廣西三府。征普時，游率兵屯郡南海梢，以防寇之衝突。四年四月，普兵忽乘之，游竟沒於陣。今其子現居其地，不得歸，故停柩寺中。余爲慨然。是晚，遇李如玉、楊善居諸君，作醺寺中，屢承齋餉。偕千松，亦少解人意。是晚，月頗朗。

十五日，余入城探游君之子，令顧僕往促何君。上午，出西門，遊城隍廟。既返寺，寺中男婦進香者接踵；有吳錫爾者，亦以進香至。同楊善居索余文，各攜之去，約抵暮馳還。抵午，顧僕回言，何君以吏釘志久遲，撲數板，限下午卽備，料不過期矣。下午，何命堂書送志及程儀至，余作書謝之。是晚爲中秋，而晚雲密布，既暮而大風忽吼。僧設茶於正殿，遂餽餽而臥。

十六日，雨意霏霏，不能阻余行色，而吳楊文未至，令顧僕往索之。既飯，楊君攜酒一樽，侑以油餅熏鳧，乃酌酒而攜鳧餅以行。從玉皇閣後循鐵龍東麓而北，一里，登北山而上一里，逾其坳，卽發果山之脊也。志又謂之九華山，蓋東峯之南下者爲奇鶴，爲學宮所倚；西峯之南下者爲鐵龍，爲萬壽寺之脈。中環而南，突於城中者，爲鍾秀山，其實一山也。從嶺上平行，又北三里，始見瀘源洞在西，而山脊則自東界大山橫度而西，屬於西界，爲郡城後倚。然瀘源之水，穿其西穴而出，亦不得爲過脈也。從嶺北行，又五里而稍下，有暗在塢之南岡，曰平沙暗，郡城北之鎖鑰也。其東卽紫微之後脈，猶屏列未盡；其西則連峯蜿蜒，北自師宗南下爲阿盧山，界塢中之水，而中透瀘源者也。由暗前北行塢中，六里有溪自北而南，小石梁跨之，是爲矣各橋。溪水發源於東西界分支處，由梁下西注南轉，塢窮而南入穴，出於瀘源之上流也。又北六里，有邨在西山之半，溪峽自東北來，路由西北上山，一里，躡嶺而上，二里，遂逾西界之脊，於是瞰西塢行。塢中水浸成壑，有邨在其下，其西復有連山，自北而南，與此界又相持成峽焉。從嶺上又北四里，乃西北下西峽中，一里，抵復麓，循東麓北行十五里，復有連岡屬兩界之間，有數家倚其上，是爲中火鋪，有公館焉。（按志：師宗南四十里，有額勒暗，常卽此矣。）飯，仍北行峽中，其內石峯四



五、離立崢嶸。峽西似有溪北下。路從峽東行，兩界山復相持而北，塢中皆荒茅沮洳，直抵師宗，寂無片椽矣。聞昔亦有邨落，自普與諸彝出沒莫禁，民皆避去，遂成荒徑。廣西李翁爲余言：師宗南四十里，寂無一人，皆因普亂，民不安居。龜山督府，今亦有普兵出沒，路南之道，亦梗不通。一城之外，皆危境云。（龜山爲秦土官寨，其山最高，爲彌勒東西山分脈處。其西卽北屬陸涼，西屬路南爲兩州間道，向設督捕城，今漸廢弛。秦土官爲昂土官所殺，昂復爲普所擄。今普兵不時出沒其地，人不敢行，往路南澂江者，反南迂彌勒，從北而向革泥關焉。蓋自廣西郡城外，皆普氏所懾服，卽城北諸邨，小民稍溫飽，輒坐派其貲以供，如違，卽全家擄掠而去，故小民寧流離四方，不敢一鳴之有司，以有司不能保其命，而普之殺生立見也。）北行二十里，經塢而西，從塢中度一橋，有小水自南而北，涉之轉而西北行。暝色已合，陸僕後，余從一老人，一童子，前行。躑躅昏黑中，余高聲呼顧僕，老人輒搖手禁止，蓋恐匪人聞聲而出也。循坡陟嶠十里，有一尖峯當嶠中，穿其腋，復西北行。其處路甚濘，溪水交流，路幾不辨。後不知顧僕趨何所，前不知師宗在何處，莽然隨老人行，而老人究不識師宗之遠近也。（老人初言不能抵城，隨路有邨可止，余不信。至是不得邨，并不得師宗，余還叩之，老人曰：『余昔過此，已經十四年，前此隨處有邨，不意竟滄桑莫辨！』）久之，漸聞犬吠聲隱隱，真如空谷之音，知去人境不遠。過尖山，共五里，下涉一小溪，登坡，遂得師宗城焉。抵東門，門已閉，而外無人家。循城東北隅，有草茅數家，俱已熟寢。老人仍同童子去，余止而謀宿，莫啓戶者。心惶惶念顧僕負囊，山荒路寂，泥濘天黑，不知何以行，且不知從何行久之，見暗中一影，亟呼而得之，而後喜可知也。旣而見前一家有火，趨叩其門，始固辭，余候久之，乃啓戶入。淪湯煮楊，君所貽粉糕，啖之，甘如飴也。濯足藉草而臥，中夜復聞雨聲。（主人爲余言：『今早有人自府來，言平沙有沙人截道，君何以行？』余曰：『無之。』曰：『可徵君之福也。』土人與之相識，猶被索肥始放，君之不遇，豈偶然哉？卽此地外五里，尖山之下，時有賊出沒，土人未晚卽不敢行，何幸昏夜過之！』）